



中国经典名著

施公案

(三)

〔清〕佚名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零三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匪 黄天霸 镖伤六和尚.....	1
第一百零四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施贤臣回 衙审案.....	5
第一百零五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 四正法.....	9
第一百零六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 公接状.....	14
第一百零七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 河间府.....	21
第一百零八回	设谋诓捉五林阿 派差遍访 一撮毛.....	23
第一百零九回	讨限期连累家属 说谐话访 出情由.....	29
第一百十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 寇落网.....	33
第一百十一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踩访 一枝桃.....	38
第一百十二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 霸寻踪.....	42
第一百十三回	和尚开山门答话 天霸追谢 虎中镖.....	46
第一百十四回	天霸回公馆养伤 朱李投郑 城望友.....	50

第一百十五回	贤臣任丘县调兵 朱计李家 务求救.....	54
第一百十六回	金亭馆豪杰定计 归德驿谢 虎被擒.....	59
第一百十七回	旅馆婆替夫告状 蓝田玉提 审出监.....	64
第一百十八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白朱氏问 卦寻夫.....	70
第一百十九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访情由天 霸装鬼.....	76
第一百二十回	办差使吴徐领签 探消息施 公净宅.....	80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公差访拿贺重五 凶犯巧 遇琉璃河.....	85
第一百二十二回	马快头奉差违命 朱节妇 诉状陈情.....	90
第一百二十三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朱节妇 旌表流芳.....	95
第一百二十四回	施巡按回朝缴旨 黄天霸 见驾演武.....	102
第一百二十五回	复宣黄天霸见驾 钦派施 仕伦擎杯.....	108
第一百二十六回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康熙 佛爷怪罪含嗔.....	111
第一百二十七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 择吉赴任.....	117

第一百二十八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 通十字街比武.....	119
第一百二十九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 扶保贤臣.....	124
第一百三十回	贤臣私访涇江寺 主仆偶 住杏花村.....	127
第一百三十一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 群争店房.....	130
第一百三十二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 复遇宾朋.....	135
第一百三十三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 打运粮官.....	140
第一百三十四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 水底轻敌.....	144
第一百三十五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 又接民词.....	149
第一百三十六回	宠美妄乐极生悲 送义仆 绝情处死.....	153
第一百三十七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漕 折狱生死冤明.....	157
第一百三十八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疑计全 钦差遇险.....	161
第一百三十九回	代友报仇吴成行刺 为保 贤臣计全负伤.....	165
第一百四十回	神弹子无心结怨 方世杰 有意报仇.....	168

第一百四十一回	方家堡李昆中药箭 大树 林世杰遇三英.....	171
第一百四十二回	黄天霸鏖打方世杰 李公 然盗药救自身.....	175
第一百四十三回	遇妙药计全活命 换服色 李昆访案.....	179
第一百四十四回	神弹子旅店逢三杰 白俊 猊萍水识英雄.....	183
第一百四十五回	侠士窗前听密语 奸夫屋 内露真情.....	187
第一百四十六回	王成衣捉奸被杀 富木匠 行恶遭擒.....	190

第一百零三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匪 黄天霸镖伤六和尚

话说黄天霸闻听恶棍被众寇拿住，心里仍记施公在恶人家中等信，不肯久停，即要起身。忽见从外面乱哄哄地跑进几个人来，口尊：“众位寨王不好了，外面来了好些人，手执短刀铁尺，蜂拥而来，口中直嚷：‘把罗老叔送出来，万事皆休，少若迟延，杀进来，连窝都拆了。’”金大力一听，气冲两肋说：“哎哟！好狗男女，敢在大王爷跟前来要人。”跳起来就要往外跑。天霸相拦，叫声：“金大哥，何用性暴？承太爷们情分，既把罗四拿住，交给小弟解去；他乃犯人，就算差使。

如今有人指名来要，就算他劫夺差使。大哥不必动气，待小弟出去看看他们是什么人。”金大力、王栋说：“既然如此，我等奉陪老兄弟出去。想必是两个脑袋的人，不然也敢老虎嘴里夺脆骨？”言罢，三个人起身，各抓兵器往外就走。众寇见头目出去，也都怒气冲冲，手提兵器，随后而来。

登时开了庙门，见门外有一群人围着，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睛，指手画脚地闹呢？天霸连忙上前答话说：“呔！你们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还不快些跑开。”但有一个凶眉恶眼和尚开言说：“呔！那小子休得作梦！快把罗老叔送出来，是你等造化。别等六老爷动火，那时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天霸听了，方要动气，复压了压，叫声：“和尚，你一个出家人，只该背上块砖，挨户去化缘，那是你的本分事，为何跟了这些人来太岁头上动土？我劝你趁早



回去。实告诉你吧！罗四被施大人差人拿去，他乃犯法之人，并不与寨主们相干。”恶僧闻言，叫声：“那厮不必多言，我们也不管湿大人干大人，快请出你罗太爷来，咱就罢了。再要多言，六老爷就要动手。”天霸一听，那还忍受得住，骂声：“好个不知好歹的秃驴！太爷好言相劝，你却和我古眉古样，自称什么六老爷。我问你是那个六老爷的夜壶？”恶僧闻听黄天霸之言，气得一声：“哎哟！好小子，竟敢出口伤人。别走，吃我一刀！”照天霸就是一刀。幸而天霸眼尖手快，瞧刀临近，随手架避。金大力一边动怒，手执铁棍，直扑石八而来，照准马腿，遂下绝情，只听“吧”一声，马连声吼叫，跳了几跳，栽倒在地，大汉石八躺在地下。金大力赶上举棍要打，破头张三蹿将上来，把闪杆一摆，被棍崩为两段。张三手持半截闪杆，吓了一身冷汗，回身就跑。金大刀随后赶上，照着背脊一棍，只听“哎哟！”咕冬栽倒。众恶棍围上来，兵刃乱举。那边怒恼众寇，吵发声喊，也冲上来，大骂：“囚徒！以多为胜，你大王爷那个是省油灯？”说罢，两下兵刃战在一处。众恶棍虽都使着兵器，不过胡乱抡打，那里是众寇对手？只是真武庙六和尚算是挠儿赛。

且说众寇与众棍交手，只听一阵兵刃震耳，来回走了几趟。

金大力不亚疯魔之虎，一条棍横打竖扫，指东打西，如水底蛟龙一般。忽见短辫子马上“哎哟”一声，躺在尘埃。那边净街锣邓四，冷不防耳门上也着一家伙，躺在地上。石八被压油墩李四一锤，打得晃了晃；金大力趁着这个晃，赶上去就是一棍，只听扑冬一声，如倒半堵墙一般。



王栋跑上来，对石八“吧吧”膀子上就是两刀背。众棍见他们头目被擒，一个个越发地着忙。正在忙促之间，白吃猴郭二被黄天霸单刀一撩，耳朵去了半个，疼得难忍，两手抱着耳朵就跑。王栋一见，忙把飞抓抖开，哗唧随后打去；郭二正跑之间，猛听后面呼的一声，被飞抓连脖子带脸抓住。他仍指望要跑，飞抓的五个爪，打入肉内，抓了个结实。王栋这边把绒绳往回一拽，喝声：“囚徒往那里跑？还不回来？”郭二倒听话，依他回来。他又吩咐手下人，快将拿住的这几个，全都上绑。手下人答应，立刻绑了。众恶棍见光景不好，打个号儿，说声：“跑！”一个个抱头乱窜，如风卷残云一样。众寇随后就赶，只剩下恶僧还与天霸交锋。

王栋知道天霸心高气傲，不用别人帮助，站在旁边掠阵。

但见恶僧蹿蹦跳跃，腾闪砍剁。天霸不肯用力，不到刀临切近不还手。恶僧打量他要败，刀法越急，一步紧一步，只白费力，再也砍不着好汉。来回又走了数十回合，使得张口发喘，浑身是汗，后力将要不加。天霸大叫：“秃驴，这回何不施展英雄？耳闻你武艺本来平常，出家人本当谨守清规，决不该勾串狐群狗党，胡作非为。大约你也不知我黄天霸，竟敢班门弄斧。”恶僧一听好汉之言，就有三分惧怕，把舌头一伸，暗暗说道：“怪不得这小子扎手，敢则他是黄天霸？我当日在真武庙地方作响马，就知南路一带有黄天霸，是一条好汉，才十五六岁，多少达官好汉，都不是他对手。我还不信，今日瞧来，果然不虚。此处既有黄天霸，还有我的份儿吗？从今快把我这六老爷



收起，别等卷了刃再收，那就迟了。”恶僧想罢，又想必须如此如此，方能胜他。瞧着个空儿，撒腿就跑。天霸一见，随后追赶，大骂：“秃僧往那里走？”恶僧一壁里走着，一壁里往肚兜里取出一物，回身往天霸一撒手。只听嗖的一声，黄天霸抬头猛见一物扑面而来。看官，方才六和尚使的这宗暗器，是什么东西呢？提起来人人尽知，乃是槐莲丹皮砸烂搓成团，约鸡卵大，此物比石头还硬，还结实，恶僧常常演习，能三十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从不落空。恶僧先作响马时，但遇扎手的达官，杀不过人家，就用此物伤人，闲话不表。且说黄天霸虽然追赶凶僧，却早留神提防着，正赶之间，忽听迎面有声，似一物打来，好汉眼快身轻，急将身往上一纵，手往下一招，便将那物招在手内，瞧了瞧，扑哧一笑说：“小子真会玩。”说罢单臂攒劲，嗖的一声打去，又用大声说道：“大相公！拿你爹脑巴骨子去吧！”凶僧发出此物，扭项正看动静。猛听“唰”的一声，那物又打回来，凶僧才待要躲，只听“吧”一声，正中脑瓜勺子上。凶僧摸了摸，顺着脖子流血，原来是打了个窟窿。凶僧连忙从棉袄上扯了一块棉花堵上。天霸早已赶到。

凶僧忙把双腿一纵，“嗖”的一声，纵上庙墙去，顺着墙上了佛殿屋脊。天霸一见凶僧登庙堂脊之上，随后单刀一扬，“嗖”一声也上殿去了。

且说六和尚在庙房上，猛见一人抄着影儿也跟上房来，凶僧轻轻地顺着瓦垄儿，趴在后坡里，隐住身形，他偶生一计，忙把外面衣裳脱下一件，揉了个团儿，往下一捺，指望天霸必以为是个人下去了，顺着必赶，他好就此



脱逃。那知天霸早已轻轻绕到他身后。凶僧正脱衣裳往下一捺，天霸趁空儿站起，两膀攒劲，把他后腰抱住。凶僧作急，恐为所擒，忙把胳膊上绑的攘子往后一撇。只听吱的一声，好汉“哎哟！”松手。凶僧得便脱逃。天霸不顾伤膀疼，紧紧相跟，从鞘内拔出镖来，照准凶僧大腿打去。只听那僧“哎哟”一声，栽倒身驱，顺着瓦垄往下直滚，扑腾掉在地上。好汉往下一纵，脚踏实地，赶到和尚跟前，为留活口，不肯伤他性命，用刀背，“吧吧吧”，把恶僧两膀拆卸。

众寇也都进来，赶到跟前，见好汉将凶僧擒住。金大力为人莽撞，举棍照脑门上要打。天霸上前拦住，叫声：“大哥，不可伤他性命，小弟还要带他见大人交差。”说着伸手拔镖出来。王栋忙命小卒取绳来，把恶僧与那几个绑在一处看守，然后让天霸同进屋内。好汉在灯下脱下衣服，瞧了瞧左膀上，被恶僧攘了有一寸多长的三尖口子，鲜血直流。金大力、王栋问其缘故，好汉说：“方才被恶僧扎的。”二人说：“老弟千万别冒风，须用刀伤药调治才好。”不知天霸到底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施贤臣回衙审案

话说黄天霸见众寇拿住罗似虎，急要起身告辞，说：“兄长不必费心备酒，小弟就要起解，见大人交差，省得恩官在独虎营贼宅悬心。”王栋、金大力再三款留，天霸执意要走。二人无奈，只得依从，令人将恶棍罗似虎、杆上石八、真武庙六和尚、破头张三、白吃猴郭二，共五人，



俱是绳扎脖子。又遣十名盗寇押送起解。又备马一匹，天霸骑了。五名恶犯在前，好汉在后，来到庙门以外。金大力、王栋俱送出半里之遥，执了执手儿，各自躬身别去。十名盗寇押解犯人一齐而行，径扑独虎营而来。

不言天霸押解登程。却说钦差大人自从打发天霸追赶恶棍去后，坐在房中，单等回音。张公道在旁伺候，拿出各样点心，供奉大人。关小西把住门口，保护大人，唯恐贼宅有变，吓了大人；又怕张才别有异心，留神瞧他变动。贤臣在此，虽然无碍，却如坐针毡一般，各样点心不能下咽。张才再三相让，老爷只是哼哼，懒于入口。又不见黄天霸回来，心内着急，忽听打了晓钟，越发不放心了。且说天霸押解众犯，心急性躁，惟恐钦差作急，催逼众人紧走，不多时到了恶棍门首。天霸向众寇开言，尊声：“众位弟兄，略站一站，待弟进去回禀大人，再请众位里面坐坐。”众寇说：“老叔只管请吧！我等也不便进内，等尊驾出来带进犯人，我们好回去见寨主交令。”天霸说：“既如此，小弟从命。”好汉从后门走入，到了张才房中，才要打千儿，施公摆手说：“壮士请起，多有辛苦了！不知果曾拿住恶棍没有？”天霸说：“禀大人，恶棍等俱已擒拿，现在门外。”施公大喜说：“好好，快带进来，本院先审一审。”好汉答应，迈步出房。去不多时，把众犯带至门外站立。众寇回去，不表。

且说天霸进房：“禀老爷，犯人带到。”施公往外定神细看，又见有个和尚，不解其意，忙问：“这出家人是做什么的？”好汉说：“回大人，这是真武庙的六和尚；这三人乃是杆儿上的，他们都是罗似虎一党。小人追赶恶



棍，路遇朋友之处，不料朋友已将恶棍获住。才要起解犯人，忽又来了一群恶棍，硬要劫夺差使。又亏小人朋友帮助，把这几人拿来，剩下的逃脱，求大人宽恩。”施公说：“壮士多礼了。这就很好，本院正要一并擒拿。壮士今既捉住，甚妙。这起杆儿上的更加可恶。”

本院亲见他们用石灰将人眼睛揉瞎。大清国岂可留这种恶徒，贻害良民？”大人正要提恶棍审问，忽见外面闹吵吵的，有无数人进院。

小西恐有别的缘故，持刀往外就跑，看了看，只见是许多官员带了兵丁，还有轿夫、人夫、执事，挤满一院子。小西知是此处的官员站在门外。只见众官走至跟前，齐声口尊：“借重将爷，回禀大人，就说我等特来请罪。”小西听了，连忙进房回话，说明此事。复又走出，立于台阶之上，把手一招，说：“大人吩咐叫众位进去。”众官闻听，进房见了施公，一个个手撩袍服，抢行几步，上前跪下，口尊：“钦差大人，多有受惊。”

卑职等救应来迟，特来请罪。”施公一见说：“众位请起。此地多有这不法之徒，理当早除才是，为何容留，苦害良民？昨日本院当堂究问，众位还推不知，必是受他的贿赂。本院此时也不深究，俟入京奏明圣上，听圣上发落就是。”众官听了，吓得闭口无言，只得站起伺候。施安、施孝、郭起凤、王殿臣四个人，上前请安，回明来接的执事；施安打开包袱。老爷换上冠袍带履，复归座位，望众官开言说：“列位贤契，快查恶棍家口男女共有多少，将男子带来见本院；查清妇女，不准差役混杂生事。”众官答应：“谨遵钧谕。”守备、千总去查家口，不表。施



公又说：“众贤契吩咐衙役，快给犯人换上刑具，伺候本院回衙审问。”知州答应，出门吩咐差役给犯人换刑具，连先前擒住的乔四，一共六个犯人，登时把刑具换上。内中只见恶僧愁眉不展。石八叫声：“六师父，只管放心，咱们并非谋反大逆，大约施不全也不敢就杀我们。暂忍耐一时，三天之内京中必有人来，施不全他得好好儿地放了咱们，送我们回家。哥哥要无这个法儿，我还算人物咧？”石八仗的太后宫总管王志，与他是磕头弟兄，此人朝中大有名头，故此石八说这大话，不表。且说施公派官去查恶棍家口，不多时千总、守备进来回话说：“卑职查出男女共四十三名，内有男女死尸三四个，并无遗漏。”施公听了，忙问，“这死尸又是何故？”天霸在旁听了，连忙上前说：“回大人，这个女人，小的知道，她乃此地杨隆、杨兴的妹子，丈夫死，她守贞。恶棍抢来，烈妇不从。恶棍教人用针将妇人十指钉住，又用麻绳将妇人绑了。小的从天窗亲眼看见。还听说妇人的哥哥杨姓弟兄二人现在州衙受刑。恶棍讹诈杨姓该欠二百银子，又买通了州官，非刑拷问，追其银两；若无银子，就拿他妹子顶帐，再不应口，就叫知州要了他们性命。”施公听了这些言语，气得咬牙切齿，向众官说：“所有恶人家中雇工奴仆，全都释放；其典买家人，守府派兵昼夜巡逻，不许放出一人。但有徇私，决不宽恕。回衙差人验尸，审问口供，待本院奏明圣上，候旨发落。”文武官一起躬身。大人这才吩咐：“搭轿！”上轿后又吩咐文武官员，严紧把守门口，发放雇工。管家张才，随他搬往别处。这且不表。

再说钦差大人人马轿夫，直奔景州衙门而来。一路上



有许多人拦路而跪，手举状词，高声喊冤：“叩求青天救人！”钦差吩咐接状词。手下人接了状词，递与大人。瞧了瞧，俱都是告罗似虎的。复吩咐青衣将原告带进州衙，当堂对实。青衣答应，带领原告进城。不多时到了衙门，钦差下轿，立刻升堂，众官分左右站班。大人吩咐说：“将罗似虎带上来听审。”青衣下堂去，不多时，将罗似虎带到公堂。不知审问后，怎样办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四正法

话说施公将原告叫上堂来，正要问话，好与罗似虎对质，忽见青衣上堂打千儿说：“回大人，有一位宗亲黄带子，同一个皇粮庄头，现在衙门外，口称有机密事，要见大人。”贤臣沉吟半晌说：“叫他们进来。”青衣回身而去。不多时只见外面走进两个人来。施公闪目留神；一个头戴貂帽，红帽缨一色鲜明，灰鼠皮袄，蓝缎子面，年纪有四旬；一个川鼠皮袄，川鼠外褂，青缎吊面，外面罩着合衫大呢面，头戴海龙皮帽，足登缎靴。身后四个跟人，皆彪形大汉，长得凶恶，手中拿着包袱坐褥。

且说众官役见黄带子与何三太前来，算着必与罗似虎、石八讲情。且说施公见他二人走进堂口。因是皇上宗亲，不好意思不理，只得把屁股欠了一欠，勉强笑说：“请坐。”黄带子与皇粮庄头哈腰说：“岂敢，我二人久仰钦差大名，幸大驾光临，我二人特来拜望。”贤臣答言：“好说好说。”吩咐看两座儿。青衣连忙拿了两张椅子，放在公案左边。黄带子与庄头两人告座，家下人把坐褥铺下，



二人归座，眼望施公，口尊：

“大人，我们一来拜望，二来还求一件事情，奉恳大人赏脸。”施公明知故问说：“不知所为何事？”黄带子满脸赔笑，口尊：“大人，我们特为罗姓那件小事，还有穷家儿石姓一人，都被大人带到衙中。他们向日忠厚老实。罗姓虽然豪富，并不自大，纵有不到之处，还望大人容纳一二。他令兄，大略大人也知道，现在是千岁宫的首领儿。”贤臣听罢，不由鼻间冷笑，也不生气，说：“哦，我当什么大事？原来为罗似虎之事。那可有多大事，何用二位亲自来？只差人告诉本院，瞧着尊驾也不能不放。少不得本院当着二位略问一问，再放不迟。”黄带子与庄头信以为真，笑着说：“怪不得我等向来闻听老大人很圣明，今日看来，名不虚传。多承大人赏脸，我们万分感激。”施公回言：“岂敢岂敢。请问宗亲现在那衙门当差？”黄带子说：“不怕阁下见笑，在下是个闲散之人。提起来，大人料也认得，现在古北口作将军的伊公爷，就是我哥哥；刑部正堂八大人，那是我侄子。”施公闻听，口里哈哈啊啊，说：“我知道了。请问这位贵姓？”庄头回言：“不敢，贱姓何，我乃八王爷府庄头。”施公暗想：“少不得叫原告对证。”吩咐：“原告快讲实情，但有半句虚言，本爵法不宽贷。”众民一齐叩首，这个说：

“罗似虎霸占我地，反与他纳租。”那个说：“硬讹小民家产，私立保人文契。”这个说：“我父惹了他，被他打死。”那个说：“小的儿子交十四岁，抢到他家作奴。”又有举人口称：

“治晚回大人：罗似虎硬赖我杨隆、杨兴二表弟该他



二百两银子，差人把二人拿去；又派家人把表妹抢到他家作妾。治晚在本州官台下投状，无奈本州受贿，不准状词。”大人听了，冲天大怒，叫：“青衣与我快动手！”青衣答应，一齐动手。黄带子及庄头见收拾罗似虎，心中不悦，站起身来，叫声：“施大人，你错咧！方才你应下我二人的情分，说不过是略问他一问，便放他回家，如何这会子就要动刑？这不是给我二人没脸面？你以为是钦差可威吓别人，你宗亲爷可不怕！”施公一听这些话，把脸气黄了，一声大喝：“呔！好个不知道理的人，连王法全无了。来人，快将这两狂徒撵出去！”黄天霸、关小西、王殿臣、郭起凤四人，慌忙奔了黄带子、庄头。二人手下有四个家丁，才要拦挡，被王殿臣、郭起凤推住。天霸、小西二人上前，就把黄带子、庄头如掐小鸡一样，撵出衙门，不表。

且说钦差又复审问恶棍，恶棍还是不招；又夹了两夹，打了三十大板，这才招了。大人知恶棍手眼甚大，恐迟则生变，忙写折子差施安星夜上京奏事，不表。且说钦差才要审问杆上的石八与六和尚，只见州官上前回话，口尊：“钦差大人在上，卑职验得恶棍的家口，内有一男一女，乃是被人用刀砍死的。又是一个妇人的尸首，令稳婆验了，十指发青是实，别处无伤。”施公一听，咬牙切齿地骂道：“如此恶棍，就是杀了还便宜他！”又吩咐州官快把杨兴兄弟二人提来问供。州官答应。不多时，二人提到，跪在堂上。钦差叫声：“杨隆、杨兴该欠罗姓多少银两？快对本院实讲。”二人见问，磕头碰地，口尊：

“青天大人，小的实是冤枉。只因小人有个妹子出嫁半年，妹夫死了，令他改嫁不允，情愿守节。妹夫周年，



妹子上坟祭扫，不料路遇罗似虎。他看见妹子姿容，托媒说亲。妹子不肯改志。

似虎硬说该二百银子，假立借字，立逼要银，如无银子，就将妹子抢去折银。小人不应，硬叫家奴把兄弟打伤，送到州衙。

州官不问情由，屈打成招，将我兄弟二人收入监中。又将妹子抢到罗家，至今不知死活。倘若有半句虚言，小人情甘认罪。”说罢，眼泪汪汪，不住叩头。钦差听了杨隆兄弟之言，与所访一点不错，且与从前梦境相符，扭头叫声：“州官呢？”州官连忙跪下。钦差在上，大怒说：“你既作皇家五品官，乃是民之父母，理应在地方教化，除暴安良，才是正理。可恨你这个狗官，趋炎附势，受贿贪赃，不问子民冤枉，身该何罪？”州官吓得咕冬咕冬不住叩头，口尊：“大人，卑职该死，求大人开恩。”钦差说：“你且起去，候皇上旨意到来再说。”知州起去。时已天晚，钦差吩咐把罗似虎、石八、六和尚、乔四等收监，仍把杨姓兄弟暂收，大人把诸事办完，上轿回馆驿安歇不提。

到了第三日，老爷吩咐到州衙理事，登时上轿，到了州衙，下轿升堂。将要审问众犯，忽报旨意来到，连忙离座，率领众官迎接。太监说道：“此乃千岁爷王命。”钦差闻听说：“很好很好，下官也要听二千岁爷谕旨，所为何事。”太监忙把王命打开，从头至尾念了一遍；又从怀中掏出书信，口尊：“大人过目。”钦差拆开细看，认得是施老太爷字迹，瞧了瞧，也不过是叫放罗似虎，与千岁旨上一样话。施公看罢，叫声：“太府，论理，这两封书

